

赖坊古村落：

收藏千年的人间烟火

□石华鹏

去看古村落古民居，等于去看过去的日子；去看别人家过去的日子，也等于在看自己家过去的日子。这里边所包含的想象推理乐趣和淡然的怀旧情绪让人着迷。这也是古村落古民居吸引我的所在。

来到三明清流县，我首选的去向地，是离县城50多公里、比邻闽西连城四堡的赖坊古村落。赖坊古村始建于北宋乾兴元年（1022年），距今逾千年。一千年太久远了，一个人可经历不了那么久远的生活。不过，有两种方式可以帮我们抵达过去：一是去读史志、读小说，文字的世界里记录着过去；二是去访古村落，村落里的庙宇祠堂、祖屋民居，一砖一瓦、一梁一柱，无不收藏着遗落在时间深处的人间烟火和命运传奇。

普及的无人机航拍技术让我们有了俯瞰世界的全知视野。航拍图片显示，群山环抱之间，一条玉带般、名文昌溪的溪流隔开了一黑一白两个世界。白的一边是新村，一栋栋白瓷砖外墙的钢筋水泥楼房，排列在大路两边，在阳光下泛着白光；黑的一边是古村落，一个个黑瓦屋顶构成大小不一的“回”字造型，布满后龙山山脚——这片黑屋顶切割的大地，是赖坊古村落留给天空和飞鸟的形象，陈旧而古朴。

前有文昌庙护村，后有后龙山背靠，赖坊古村遗世独立。这种布局无疑贴合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既符合地理堪舆之道，也利于防卫自足而一代代延续。

跨过一座米黄色栏杆的文昌桥，便进入了古村落，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进村的方式只有桥，文昌溪上建有三座桥：文昌桥、古榕桥和赖安桥。所以桥在赖坊仿佛一个隐喻，意指通往过去的时光之道。

进入古村落，张开巨臂迎接我们的是一株古樟树王，树龄三百多年，主干粗壮，枝盛叶茂，树冠如盖，树下设有祭祀的香炉，树身上缠绕着祈福的红布条。百年树王已成神。赖坊古村有习俗，小孩子出生后，父母托古树为寄生父母，以祈求孩子消灾祛病，健康成长。为什么选择樟树呢？因为“樟”谐音“璋”，寓意“弄璋之喜”。难怪这棵樟树下的香炉里有刚燃尽的香火呢。或许，这棵吉祥的古樟王庇佑了赖坊古村的人丁兴盛和香火千年。

古樟树边上是规制不大的真武庙，真武庙不远处是关帝庙，关帝庙的背后还有一个古戏台。两座庙里香火熏染着，而戏台上空无一人。无论假戏真演抑或真戏假演，都有待于重大节假日了。树下和庙前，有村民坐在这里聊天、纳凉，看来这里是赖坊古村的一个袖珍文化中心呢。

青石板路和鹅卵石铺就的道路在村中蜿蜒伸展，一片片灰墙黛瓦守护着一座座深深庭院，路边的水渠流淌着后山下来的泉水，清澈闪亮，如毛细血管一股流经村里水网后汇聚到文昌溪，细水长流，一个村落便活泛了。光滑的青石板路是最好的向导，它带领着我在村中漫步、穿梭。

“坊里相望，室户相接”。始建于宋代的赖坊村，在明代已发展为“居民据而为乡落”的富庶之地了。这些连片分布、街巷井然的屋宇大多为明清建筑，以宗祠为中心，聚族而居，错落有致。民居的建筑样式多样，既有围屋式典型的客家宅院，也有府第式、碉楼式、棚楼式的木构或者砖木构的二三进宅院。它们大多具有造型精致的门楼、“四水归堂”的天井、气派讲究的厅堂、个性的厢房、雅致的后花园等。

走过迎熏宅、来青宅、翰林第、慕荆宅、棠棣竞秀宅、攸叙宅、赖氏祖庙、彩映庚宅……不同时期因不同地位、家境、目的而修建的体量不一、豪奢素朴各异各类宅院，如此密集地铺陈在面前，让人有些眼花缭乱。我们进东宅出西院，有一种在这里过着“公堂盛会”“谈笑雅集”的古旧生活的幻觉。漫步一圈，当我回到进村时的文昌桥，回头张望这片古村落时，我内心生出惊叹之感。我惊叹整个村落的原始规制保存完好。村内街巷沟渠贯通，三条古街、九条古巷、学宫、商铺、戏台、码头，以及宫庙、祠堂、祖屋、民居等各种功用建筑保存完好，维持着几百年前的模样。我惊叹整个村落规模盛大。现存古街区面积15万平方米，古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古民居有106余座，是我走过的古村落古民居中规模较大的。我还惊叹于它的建筑式样丰富多样，就门楼的造型来说，有八字砖雕，有横式砖雕，有石雕、木雕门楼等。来青宅的门楼让我印象深刻，它的门楼很少见地开在左厢房前墙位置，八字形歇山顶式样，小巧精致。进屋之后，可以看到天井之前立有一面大的照墙。可能因地窄如此设计，却很别致。

2 2 与这片古村落在规制完整、规模盛大上带给我的惊叹相比，它骨子里散发出的文人气息更令我感动和陶醉。

古人的一副对联——“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耕田读书”道出了中国传统乡村的生存之道，一方面“恃田而食，恃土而居”，一方面“读书传家，礼让风行”，古典乡村不仅有田园耕种的劳作，还有崇文重教的雅致。“叶落归根”的官员和未曾出仕的读书人构成的乡绅完成了一个村落的文化建设，也塑造了一个村落的精神魂魄——那种张杨世间仁善、主张读书明理的文雅之气。

大部分村民已迁出赖坊古村落，少数宅院里还居住着几位老人。累积了千年时光的赖坊古村落，依然处处氤氲着中国古典村落的人文气息。

在村落中行走你会发现，村落里的每一座宅院除了在建筑样式、装修装饰等大小工艺上的讲究外，还有两处也特别讲究。一是为宅院取名号，并请有名望的书法家于门楼的门额上；二是在厅堂的神龛上方悬挂着各种有来历的匾额。这讲究代表了一个家族的文化品性和人文追求。

名号如宅院的“眼睛”，有了“眼睛”，宅院就有了神韵。赖坊古村落的宅院名号都特别雅致、别出一格，有意境，且暗含学问，一看就知道出自村外或村中饱读诗书的读书人之手。村南部一处建于清后期的宅院名“迎熏”，“迎熏”典出《诗经·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愆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意思是说南风清凉阵阵吹啊，可以解除万民的愁苦。南风适时缓缓吹啊，可以丰富万民的财物。还有一座清早期的民居叫“来青”，这家是府第式宅院，八字门楼，清乾隆年间家族出过两位县令，其中一位在浙江丽水任职。来青来青，指青气东来，也叫紫气东来，还喻指为官向来“清廉”。再比如位于村西南文昌溪岸边的彩映庚宅，此宅远山临水，风景最佳，“彩映庚”三个楷体字镌刻于门额上，与巍峨的门楼相得益彰。“彩映庚”典出《诗经·小雅》：“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指祥光异彩照在朝西开的门第上，五谷丰登且多金多福，如此诗意吉祥！还有名为“棠棣竞秀”“攸叙”“易居”等的宅第，无不古雅大方，令人回味。

厅堂上方悬挂的匾额，象征着一个家族的某种荣耀，每一块匾额都有一段值得传颂的佳话或故事。迎熏宅的厅堂上挂着一块清光绪四年（1878年）的牌匾——槐堂济美（意为家中荣耀和美德发扬光大）。来青宅的正厅悬挂着三块牌匾——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名标璧水（意为把名声标记在书页上）；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乌衣联袖（指低下与高贵相联合）；还有一块选魁（指科考第一名）……专是去读赖坊古村这些生僻用典、寓意深远的牌匾，就是一次古典文化的考试和熏染。

值得提到的另外两块牌匾，要数翰林第的“文明继美”和“椿荫槐荣”。眼尖的人会发现，挂在中厅上方的鑲金匾额“文明继美”中“明”字的“日”旁多了一横，写成“目”字，这一别字可是有意为之，寓意深刻，个个故事颇为传奇。这里涉及赖坊古村的一位名人赖初兆。光绪初年，赖坊青年才俊赖初兆意气风发进京会试，途中目睹清王朝腐败无能，考场中又遭主考官敲诈勒索，赖初兆拒绝行贿，结果被打压以致名落孙山。心灰意冷的赖初兆回到家乡赖坊，创建“东壁山房”书院，一生舌耕乡里，教书为生，桃李遍植，为清流、

明溪、连城等地培养了很多，许多学生擢取科甲功名，由此后人将东壁山房称作“翰林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学生齐聚翰林第为其贺六十大寿，送“文明继美”匾，特意在“明”字“日”旁加一横，写成“目”字，意谓天地之“明”在于“日”“月”，人间之“明”在于“目”“月”，赞颂老师独到的眼光和美德。此外，赖初兆也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得很出色，三个儿子个个都有出息，廉能正直，福建布政使司、福建学政总督等官员为赖初兆的儿子旌匾“椿荫槐荣”，恭贺赖家代有人才出。这块匾如今挂在翰林第的正厅上方。

在离开赖坊古村落的汽车上，我想到一个问题：一千年前，赖氏先祖是如何选择此地开基立业的呢？《赖氏祖谱》的记载给出了答案。1022年，赖一郎公与其第九郎公从沙芜出发寻找丢失的母猪，一路走来，遍迥寻至后龙山下，找到了已经产崽的母猪。见母猪和十几头猪崽个个肥硕精壮，兄弟两人好生欢喜，又见此地地脉深厚、气望轩阔，是一佳地，便相约举家迁于此，卜居水东，繁衍耕植，世代相传已有三十余代。

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既可爱喜庆又意味深长。为寻猪而来，意外发现更多猪——多么喜庆；又发现此地是佳地，适宜人繁衍耕植——多么意味深长。至清代晚期，赖坊已有人口1500余人，除一家为黄姓外，余者皆为赖姓，血缘关系紧密且传承有序，是客家民系赖氏一门中较为完整的支脉。这或许也是赖坊古村落传承千年的奥秘吧。

赖坊古村落古意和雅致，是中国古典村落留给漫长时间的一抹背影，值得我们去品味和留念。

相约边城防城港

□李 洱

防城港是一个极有特色的城市，工业发展和生态保护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常来广西，却是第一次到防城港市。很早之前，我对防城港市就有初步的了解，知道这里是海上胡志明小道的起点，是一个边陲城市。百闻不如一见，这次来防城港市，才知道这个城市碧海连天，有古村、古街、古庙，有新港、新街、新风尚，是一个古与新、历史与现实互相交融叠合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在别处也有，但防城港市给人的感觉非常直观，又风情又有风度。

我在港口区簕山古渔村，看到孩子们在海边玩耍，我就想他们长大后应该会心胸开阔吧；在东兴市，看到来自越南的游客和我们的百姓友好交谈，觉得这真是一幅美好的画面。在东兴市侨批馆，听了讲解后，我对侨批的历史文化颇感兴趣。我在侨批馆里感触很深，觉得它是历史的见证。在这里，我们了解到对外交往的故事，感受到对外开放历史的悠久。它是一个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的地方。

广西作家东西邀请我参加作家鬼子的长篇小说《买话》在北京的新书发布会，因为要来防城港，我与发布会擦肩而过，非常遗憾。东西、鬼子同为广西河池籍，但我发现，他俩笔下的广西，与我所见到的广西边城防城港，不仅在地理上距离很远，气候差异很大，在文化风习上也有巨大的不同。

我和鬼子共同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的变革。

山野笔记

□高维生

大自然是位画家，在画布顶部勾勒出群山气势，连绵不断。来到山野中，远离纷繁复杂的社会，与野花、树木、飞鸟和溪水相处，放松心情，恢复生命的本真。

我们之所以到山野中，不仅是游玩和观赏自然风光，还希望能从容快乐地生活。走进森林中，面对无边林木，踏着清凉露水，听着各种声音，悟透人与自然的联系，在喧哗的人群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平和的内心。从容是一种生活态度。

长白山资源丰富，保留了第三纪遗植物和特有的植物种，还有亚热带、温带、亚寒带以及极地植物。从山顶到山下形成的植被分布带，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布规律。这里主要由红松阔叶林、针叶林、岳桦林、草甸植被、高山苔原植被组成，还保持着不少原始森林。森林与火山地貌、冰川遗迹共生共存，蛮荒与恬静、雄伟与秀丽融合在一起。

长白山的原始森林，还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显示着森林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由于食物链的关系，原始森林中，当一个物种减少，必然会影响其他物种的生存。每一次我来到长白山区，并不是带着旅游心情，更多是想研究当地的文化历史和民俗，寻找新的野花和植物。原始森林没有人烟，也没有修好的公路，完全是原始状态，只有飞鸟、野兽、野花和神秘的民间传说。

一个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不是无尽索取、肆意侵占，而是

那时候，鬼子的“瓦城三部曲”名重一时，至今仍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绕不过去的作品。多年来，一直在期待他的新作，看到《买话》，我认为这是鬼子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他又一次超越了自己。

无论对有城市生活经验的读者，还是对有乡村生活经验的读者来说，《买话》都具有启发性和概括性，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相信很多读者从中能够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心灵。同时，这本书从另外的角度书写了“山乡巨变”，在山乡巨变的时代，一个人、一群人，从老人到孩子，如何被塑造，是非常重要的主题。《买话》正是准确捕捉了这样的主题。

鬼子的小说非常耐读，他的语言明白晓畅，故事内蕴又非常复杂。这本书对城乡生活的描述准确而真实，同时又有某些荒诞。毫无疑问，这是最近几年非常值得读者重视的一本书。

河池多山，相对闭塞；防城港面海，相对开放。河池的山乡巨变与边境城市防城港的五彩缤纷，是时代文化多样性的一个实证，也是广西文旅多样性的一个实证。

有人问到此行所感受到的防城港海边特色和了解到的历史文化是否会给文学创作带来灵感时，我是这么回答的：“当天看到什么和听到什么并不会立马变成文学创作的灵感，而是会深入记忆当中，有种‘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感觉，在哪天进行文学创作时，便有可能与作品中的人物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平等相处、互相敬畏。在大自然中，我们会遇到许多植物和动物，不仅能在它们身上发现令人惊奇的美，还能了解到一些秘密。譬如我们对花的观察大多停留在概念上，甚至分不清类别、名称，更不知道它们的生活习性。直到走进长白山才发现，我们对于大自然是多么陌生，我们与大自然的距离有多么遥远。

长白山成为创作灵感来源，正是因为这里有独特的地域环境。每一次行走都有新发现，从创作素材再到情感爆发，一个个文字在笔下流淌而出。一朵野花便能成为描写对象，不同时间光线的变化效果，无不蕴含着大自然的神奇。大自然教会我们许多东西，即便是在田野考察中对每一朵花的观察，都需要历史、地理、人类学、生态学、植物学、地图学等多种知识。

许多声音是长白山特有的。野兔在山中奔跑碰撞植物的声响，溪水激石头的清亮声音，枯树倒下的声音……人们对声音会有不一样的情绪，这些独特的声音是无价之宝，它们是地域文化的重要部分。

长白山上每一棵树的生长，也不受人工的束缚。当城市喧嚣远去，我们独自对着树林时，反而感受不到在人群中的孤独。用树木的语言记叙大自然的体验，面对每一棵树倾吐情感，由此，精神获得自由与宁静。

每一次走进大自然，我总是嗅着树木散发的清香，注视着朴素的枝叶，走向自己的内心。心随风中的枝叶而动，如同踏着古老韵律，跳出一支完美协调的舞蹈。此时，人成为自然中的一部分。长白山不是一个标志，它有生命、有情感。我们与大自然交往，不是以人的姿态、带着高傲走近，而是平等地与之相处。我写长白山野花，也不仅是再现自然风光、讲述一次经历，而是为了更关注内在的世界。



放蜂人与火车（小说）

□非 鱼

在我的后山上，有无边无际的树。有了树，就有了花，连翘花、槐花、野桃花、杏花、杜鹃花，争着抢着开。春天来的时候，花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开了。在花开之前，放蜂人先来。

放蜂人是老石。我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办法把那一箱箱蜜蜂运来的，等我看到时，那些蜂箱就在村外的林子里摆着了。他的蜜蜂整天绕着村子嗡嗡嗡嗡地飞。

老石搭一顶绿帆布的帐篷，里面有锅碗瓢盆，有一只小小的煤油炉子，一个地铺。菜是不用带的，路边随便拔点野菜就够吃了。水没法带，老石就要经常来我家给他的塑料桶里灌水。来灌水时，他会带一点甜掉牙的蜂蜜，或者给我带几块硬糖。他有很多水果硬糖，是防止蜜蜂采不到蜜的时候饿着，专门喂蜜蜂的。老石每次来，总要和父亲坐上一袋烟的时间，在我家的杏树下，像老朋友一样说说话，给父亲讲讲山外的事。我也经常去他的蜂箱那儿转转，蹭一口蜜或者两块糖吃。

花年年开，老石年年来。有时候眼看花都开了，老石的蜂箱还没到，我父亲就着急得不行，托人捎信给老石。可老石经常是收不到口信的，他和他的蜂在另一个有花的地方呢。

老石到了，听说我父亲给他捎了几趟口信，怕赶不上最好的花期，他就一个劲儿地给父亲让烟，说对不住，好像他放的是我家的蜂。

那年夏天过完的时候，我开始在家里帮父亲干活，因为我没考上高中。

父亲说，上完初中也算读书人了，认得自己名字，会算账，就行了。我自己没考上，也不知道除了种地还有别的什么出路，于是，每天跟着父亲在山坡上刨那几分地，在料姜石地里种和我一样细瘦的玉米，晒得汗流浹背。半年下来，我越干越丧气，越不想干。我对父亲说：“我还是想上学。”父亲说：“算了吧，你不是读书的料。”

我经常爬上山，在山顶上望着远处。可山的那边还是山，除了呼呼飘过的白云、偶尔飞过的鸟，就剩下没心没肺的风了。

第二年花开的时候，老石按时来了，他看见了躺在屋里的我。

“根娃咋不上学，搁屋里背炕呢？”

父亲说：“没考上高中，干活没力气还懒。”

“哎，根娃还小着嘞，能干个啥嘛。娃还得上学哩，不上学就窝死在这山里了。”

在老石的劝说下，山后一茬一茬的花都开败的时候，山外来了一辆大马车，我跟着他和他的蜂箱走了。他说先往北走走，再赶几个花期，等回到他的村了，他帮我找个学校，上高中去。我父亲觉得老石走南闯北是见过世面的，终

于同意了。

我不知道老石是怎么办到的，总之，到那年秋天开学时，老石告诉我可以去他镇里的高中上学了。

学校是联中，初中和高中在一起，有时候老师也是混着教。老石说：“根娃，剩下就看你的本事了，学好了去考大学，学不好回家跟你爹刨地。”

老石继续在外面放他的蜂，他的蜂箱慢慢地越来越多。放假了我会去帮忙，跟着他放蜂、采蜜、收蜂。我喜欢他到处跑的生活，我说：“石叔，真考不上大学了，我拜你为师，学放蜂，也走南闯北去。”他说：“娃呀，你看见镇南边那条铁路了吗？铁路跑着火车，火车可是能跑全国各地的。全国有多大，你学过地理，知道吧，靠一双脚跑、靠马车跑，才能跑多远啊。”

火车能跑多远呢？

我开始琢磨这个问题。放学了就去铁路边等火车，捡铁轨边散落的烟盒，看长长的绿色的、铁黑色的火车拉着车人、一车车货咣咣咣咣奔向我没见过的远方。火车减速的时候，还能看见坐在车厢里悠闲吃着东西的人，他们看着我笑。我想，我只有考上大学才能坐上这样的火车，才能离开永远也捡不干净的料姜石地，去看更广阔的天地。

三年后，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

老石说：“我就说嘛，根娃有出息。回去告诉你爹，要请我喝酒哩。”

我告别了老石，告别了父亲、母亲和料姜石地，第一次坐上火车，大睁着眼睛，盯着窗外的黑暗和一个又一个亮着灯光的车站，咣咣咣当了整整一个晚上。来到了崭新的省城，我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老石给我带了一罐槐花蜜，他说：“这是你家后山上的槐花蜜，最好的蜜。”

大学一年级放暑假时，我已经习惯了省城，习惯了火车。我用干家教赚的钱，从大商场里给老石和父亲、母亲买了烟和点心。可我回到家，父亲却告诉我：“老石再也放不了蜂了。”

父亲说：“老石在铁路边看见一窝野蜂，他去收蜂，结果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腰，再也动不了。”

我带着给老石买的烟和点心去看他，跟他说了很多话。我们都刻意回避了“放蜂”的话题，不过要离开的时候，老石笑着和我说：“我当年说得没错吧，读了书，上了学，能跑的地儿可多了。”

离开的时候，我又去他出事的铁路边坐了很长时间。逐渐模糊的双眼间，火车依然咣咣咣当地奔向远方。



手 記 錄